

王晚在送餐间隙完成19万字书稿,成为国内首位出版非虚构作品的外卖女骑手

当一名外卖员写下她的世界

阅读提示

王晚在送餐间隙完成书稿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，成为国内首位出版非虚构作品的外卖女骑手。她以独特视角记录算法系统的运行规则、女性劳动者的生存现状，以及城市穿梭中的真实见闻。该书已加印两次，这位高中辍学的北漂劳动者，走向了文学的世界。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2024年4月7日,12时43分,接近午高峰的尾声,王晚送出第一单外卖。

这个订单来自一家汉堡店,距离她住的地方1.8公里,配送费6元。顾客是一名男士,当他开门时,上下打量了一番王晚。王晚以极快的速度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,随即转身按了电梯,等到达一楼时,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

王晚记录下第一天接单的全过程,真实且生动。整个2024年,她一共送出6782个订单。以北京超级合生汇为中心的方圆10公里内,她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小区、商场、门店,每条小路都知道,哪里有路障、哪里交警多,哪里路不好走,全部烂熟于心。

这一年间,她在跑外卖的间歇坚持记录写作,一面与系统算法磨合博弈,另一面又希望慢下来,不想变得麻木。于是,有了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一书。

从被罚的新手到业绩不错的熟练工,在大街小巷疾驰途中的人和事、苦与乐,在哪里吃饭、在哪里上厕所,如何应对淡季与高峰期,如何应对夏天的暴雨、冬天的风雪,如何与各色顾客打交道、跟保安斗法、与交警周旋,以及被磨损的身体……在书中,有的是骑手们共同的经历,更多的则是作为女骑手的独特体验,它们第一次被王晚用细致准确的笔触书写出来。

“跑外卖,让我的心里有个缓冲地带”

从2020年起,王晚一直住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于辛庄村。那是一个北京边缘的城中村,从村头到村尾也就1.6公里,店面一家挨着一家,鳞次栉比。她把这里称为“外卖村”,因为这里住着很多外卖员,也对外卖有着很大的需求量。

入行之初,王晚基本上就只在于辛庄附近跑,太远了就会心里发慌。那时候,如果有人问起职业,她多少还有些忌讳,心里甚至隐隐约约觉得丢人。在送餐的电梯里遇到有人劝她还是干点别的好,“对我来说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语言施舍”。

如今,她不会再抵触和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、性别和形象,而是用坦然的姿态告诉大家,女外卖员就是这样。“最重要的是接纳,而非对抗。”王晚深有感触,“跑外卖,就像是落在弹簧床上,看似跌入体力劳动的底层,但它又会弹回来一些,让我的心里有个缓冲地带。”

或许,很多人同《跑外卖》一书编辑胡晓镜一样,此前对外卖员的印象停留在“赶时间的人”和“困在系统里的人”这些抽象标签里。“通过王晚的书写,我才知道跑单途中有如此多的奇葩故事,那些无端遭遇的恶意外,顾客理解带来的小小慰藉,以及小善与小恶之间的微妙平衡,远远不是这些标签所能涵盖的。”胡晓镜告诉记者。

“搜寻能够让自己暂时心安的栖息之地”

外卖员的餐箱里,并不是只有顾客点的餐食。王晚的箱子里有零食、雨衣、雨鞋,还有卫生巾、护垫、水壶、湿纸巾、充电宝、卫生纸、防晒手套、防晒服、防水手机袋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里面曾经还有一本《活着》,放了好些天,并没有时间翻开,终于在一次雨后,被淋成一坨纸。

被淋成一坨纸的《活着》,犹如一个隐喻——她这些年艰难的生存境况。

2010年,19岁的王晚高中辍学、只身北漂,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印刷厂当工人,巨大的噪音导致耳朵出了问题。一个月后,她辞职了。后来,为医院外送标本、当服务员、电话销售、网络推广员……她跑外卖前的第16份工作 is 保洁主管。

“我就像是在逃难,在各个行业蹦跶,搜寻能够让自己暂时心安的栖息之地。”王晚如实袒露自己的“狼狽”。更残酷的是,腰、膝盖、手指、脊柱,各自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损和疼痛;骨骼、肌肉、子宫、肠胃,都在日常中对她进行细碎的折磨。

11月初,记者联系王晚时,她说马上要做个眼睛手术。视力是因为打工时“省电省到丧心病狂的地步”,常常在昏暗的环境看书,硬生生熬坏的。



11月26日晚,在北京郎园一咖啡厅内,王晚(后排左五)与读者们开展读书交流活动。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新书上线那天,王晚坐在电脑前,听着《西楼儿女》这首歌,积累多年的漂泊感与孤独感涌上心头,她突然大哭起来。当记者问起是哪几句歌词让她如此触动,王晚轻哼起来:“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,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……”

在文学的世界里走向更加辽阔之地

记者第一次见到王晚是9月20日下午,那是《跑外卖》上市后在北京的首场活动。4天后,她去到广州,参加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的《“作品”70年·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》论坛。

在论坛上,她表达感谢:“没有王十月老师的悉心指导,我的《跑外卖》也写不出来。”长期与素人写作者同行的《作品》杂志,在今年第6期刊发了这部书稿中的约6万字章节。跑外卖期间,王晚只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写作。每天不到7点就起床,写作到10点后出门,跑完午高峰,草草吃个饭,又写到下午5点,再出门跑到晚上8点回家,睡前还要写到11点。两个月,她写下了《跑外卖》的19万字初稿。

“一名女骑手的世界,有着足够的独特性与稀缺性。”《作品》主编王十月说,“这是第一位女骑手的非虚构写作。如果不从事外卖这个行业,或者哪怕是一名男骑手,都很难有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。王晚有着作为女性的纤细敏感,加上有不错的文字基础,能够准确传达她的感受。”

“王晚的文字语言是蛮好的,所以她能够把经历的故事生动地表达出来。”胡晓镜同样认可王晚的书写能力,“她没有那种文艺腔,也没有那种知识分子腔,而是质朴、生猛,将写作技巧隐藏其中。”

如今,《跑外卖》已经加印两次。王十月很欣慰,“王晚和不少热爱文学的素人写作者一样,有着扎实的生活,经历过漫长的文学训练,有着大量的阅读,最终在某一刻找到了合适的题材,进入大众视野被看见、被关注。”从2012年系统写作至今,王晚创作了差不多几百万字的小说、诗歌,无奈的是发表的很少。绝大多数时间,她以自己的生活相依为命,很多写作的技巧、方法,也都是从日常观察中所得。

11月下旬,王晚告诉记者,目前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,还有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创作中。就如王十月寄予的期待,“书写的女骑手”会在文学的世界里走向更加辽阔之地。

生命的回响

丁文清

到了这把年纪,看书落泪,已属罕见。但看了钟兆云先生的《公仆榜样》(浙江教育出版社),我却情不自禁地掉了泪——感怀那个时代,也感动于那个人。

我想,身为执掌一方的省部级大员,从政的初心无非几种:或为个人青史留名,或求地方振兴发展,或图百姓幸福安康。虽常是兼而有之,但其中先后轻重的取舍,却如明镜般照见一个人的精神海拔与价值坐标。读完《公仆榜样》,答案自现:在老书记项南的生命天平上,“民之心”始终是最沉也最先的那一端。“为政之要,以顺民心为本”,不是口号,不是技巧,不是策略,而是他融入血脉的信仰。

最能检验民心的不在“台上时”而在“隐身后”,正所谓“政声人去后,官德两难间”。在位时拥护你、称赞你,也有可能是有求于你、惧怕于你,而退位时说你好、对你好,那绝对是由衷的、真心的。

1991年,项南离开福建5年后,再一次来到晋江故地重游。当面包车驶进陈店镇,突然,街道两旁的商铺、树枝、电线杆、窗台,像约好一样,鞭炮声齐齐炸响,惊天动地。接着,道旁啦啦涌出了许多村民,他们中有人热烈鼓掌,有人振臂高呼,有人流下了泪水。这是村民的自发行为,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。

那一天,已经“退位”的项南应当很欣慰,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,有了很“隆重”,很有“仪式感”的回响。

最能考察民心的不在“嘴巴上”而在“细节中”,正所谓“细节决定成败,细节檢視操守”。

项南调回北京,继续借调梁茂淦当秘书。当年从福州到北京坐火车得两天两夜。当项南听说秘书的妻子晕车且吐得厉害,路都走不动了,便找了张行军床,亲自接站。到了北京站,面对拥挤的人群,项南左冲右突,好不容易才挤进站台。秘书妻子听说老领导要抬自己,说什么也不同意。项南说:“难道当过省委书记就不能干粗活吗?”事后,司机小感慨万千,他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有人情味的领导,更没见过年过七旬还要抬秘书家人的高级首长。

小细节窥见真性情,小视角洞见大悲悯。项南用平等的眼光对待任何人,不看人下菜。他不顾及“脸面”和“身份”,在大庭广众之下干粗活、累活,体恤身边人、善待底层人,显得尤其可贵。

最能体现民心的不在“日常里”而在“关键处”,正所谓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
项南书记初来福建,正是乍暖还寒时节,一边是强大的保守势力,一边是严峻的现实状况。关键时刻,是循序渐进安稳做官,还是开海劈山造福人民,正体现了为官者为了谁的利益之择。在很多“十字路口”,项南总是义无反顾,勇往直前。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,只缘心中无“我”。前路崎岖,无“我”则刚,此绝非意气用事,而是悲悯情怀使然。

《公仆榜样》一书中提到1982年6月5日,项南书记到厦门大学做报告。那时,正读大三的我也在现场,与数千名同学近距离地触碰到这位幽默风趣、毫无官腔的大领导。他讲话具有极强的穿透力,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、热血沸腾。当时,感觉这位可爱的“老头”是个理想主义者。今天,我真正地理解了这位理想主义者,他不仅胸怀大志、高瞻远瞩,也眼睛向下、情牵土地。

钟兆云先生以十余载心血,将一位未经雕琢、鲜活本真的省委书记,从尘封的记忆中缓缓托出。那不只是笔墨的堆叠,更是生命的再现。有个性的人才可爱,有“缺点”的人才真实,而真实自有千钧之力,比任何修饰都更长久、更动人。

无论是书页间走出的项南,还是时光中驻足的项南,他离开福建已整整40年。40年,却未曾冲淡八闽大地对他的怀念与感恩。

在残缺中抵达完整

孤城

古里果的诗歌集《月亮快圆了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)以其独特的哲学思考和美学表达,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又自洽完整的诗意世界。这部诗集并非对完美的颂歌,而是通过凝视残缺、拥抱有限,在裂痕与罅隙中寻找光芒,完成了一场关于存在本质的美学实践。

诗集的哲学核心是对“有限性”的深刻认知与拥抱。在《臣服》中,诗人写道:“这一生,我只臣服于爱。臣服于我的爱。”这种臣服并非软弱或放弃,而是如同“水彻底决绝地流向低处”——一种主动选择的、遵循本性的智慧。它揭示了存在的真相:真正的自由始于对必然性的接纳。

这与海德格尔“向死而生”的哲学观形成呼应。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,不是导向悲观,而是让人更本真地活着。在《寒季》中,“不冷。不过是热带里裂开了一道风的罅隙”,诗人不回绝生命中的寒流,而是将其视为存在的一部分,从而在精神上超越了物理的局限。这种对有限性的接纳,构成了诗集深沉而坚韧的哲学底色。

古里果的美学是“疼痛的诗学”。她并不回避生命的伤痕,而是将其作为审美的对象,进行诗意的淬炼。《寒季》中,“睡在心里,扯出的伤口已经愈合,新生的皮肤健康漂亮”,将创伤体验转化为一种关于修复与重生的美学意象。伤痕不再是丑陋的印记,而是生命历程的见证,是“新生的皮肤”,获得了自身的美学价值。

面对时间的流逝,古里果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记忆哲学。譬如,在《出租屋的日子》中,她通过诗性语言将过去的瞬间永恒化:“年轻的模样雕刻在这间出租屋里”。这不是简单的怀旧,而是通过记忆的萃取,让过去在诗中获得不朽的品质。

“回忆筛选记忆,记忆过滤着现实”——诗人揭示了记忆的建构性本质。在诗集中,时间不是线性的流逝,而是可逆的、可重塑的。“我隔着时空仍能触摸到年轻的你”,通过诗的力量,时间的线性被打破,过去与现在在同一文本中共存、对话。

诗集的意象系统极具个性又具有普遍感染力。“月亮”作为核心意象,不仅是书名的来源,更代表着一种“将圆未圆”的理想状态——一种永恒的期待与可能性。“泥土”与“根茎”的意象则象征着归属与本源,在《致无忧花》中,“我但愿你的根茎深爱着泥土”,表达了对生命根基的深情眷恋。

这些意象既是诗人的私人密码,又因其触及人类共通情感而成为普遍象征。这种意象的双重性,构成了诗集丰富的美学层次。

《月亮快圆了》最终向我们展示:美不在遥远的完美之境,而在充满缺憾的当下;永恒不在时间的尽头,而在每一个被诗意照亮的瞬间。

古里果通过她的诗歌实践告诉我们,生命的智慧不在于躲避永恒,而在于在寒冷中确信“月亮快圆了”;爱情的真相不在于永恒的誓言,而在于对无常的清醒与对有限的深爱。这部诗集是一次深刻的美学教育,教会我们如何在与残缺的和解中,抵达灵魂的完整。

济南书市人气旺

近日,在山东省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,读者们在青春阅读嘉年华暨第三届济南书市中尽情阅读和挑选书籍。

此次活动以“书香泉城 阅启未来”为主题,同时举办济南市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,采用“1个主会场+5大特色板块+N场配套活动”的创新模式,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富有思想深度、文化温度与互动乐趣的全民阅读盛宴。

本报通讯员 郝鑫城 摄



《黄土窑 黑沥青》的底色与光泽

杜茂昌

李晓东的散文集《黄土窑 黑沥青》(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)是一段回首童年、记录成长的心灵书写史。他以孩子的视角,依托其故乡和矿区两类截然不同的生活场域,从细小处入笔,娓娓道来,将农业与工业两种反差较大的社会形态诗意般描摹。

黄土窑和黑沥青是李晓东最初接触纷繁世界的两项代指,“黄”和“黑”是那个时代物质匮乏而单调的印记,却也是涂抹不掉的最真实又深沉的底色。所谓底色,是那种欢快的,不帶掩饰扑面而来的童真、童趣和童心。

李晓东20世纪70年代出生,整个童年和少年居住在老家太行山武乡县的小山村,以及父亲工作的潞安矿务局五阳煤矿,寒暑假常在两者之间像候鸟一样来往穿梭。无论是

在乡下,还是之后融入煤矿圈子,李晓东始终有一颗无拘无束的天真之心,他调皮、爱动,又乐观、率性,身旁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趣味。《黄土窑 黑沥青》便是对这些过往的深情凝视,他的笔触轻盈而灵动,他的细节饱满又生动,立体、鲜活、传神地展现给每一位读者。全书共分三辑41篇,每一篇都蕴含着怡然的情趣,随手一翻,字里行间皆有他对事物细致的观察和诚挚的热爱,以至于像我这样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读者,不由发出会心一笑。

试举两例,《手知道答案》写孩子们偷吃核桃的乐趣,“许多男孩子的手都乌黑,而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,成为做坏事的最有力证据,屡屡挨打。”皆因核桃皮上有无色的汁液,剥核桃去皮时汁液沾染到手上,起初是淡淡的嫩黄,随之颜色越来越深,变得乌黑起来,但孩子们依然乐此不疲,还摸索出打开核桃的三种方法:石头砸、脚踩、刀子剥,不惜轮番

上阵,憨态跃然纸上,又会勾起多少人悠远的回忆。《我的工业风百草园》则是作者搬到矿上以后的趣事,矿区建筑多为砖混结构,辅材主要是水泥和沥青,在这两种灰、黑、脏的建筑材料上,一帮同学找到了独属于他们的狂欢方式。作者借用鲁迅先生的“百草园”命名他们的基地为“工业百草园”,同学们驰骋在灰尘飞扬的水泥仓库,因偶然发现钢珠兴奋不已,为找到更多钢珠把双手抓成水泥灰色,一副无忧无虑其乐陶陶的样子。

所谓光泽,是那种文字与段落之间透露出来的自信、阳光和洒脱。黄土窑结实、厚重,黑沥青黏稠、坚硬,这些东西的属性和特质在李晓东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然,透过现象看本质,借助作者的叙述,我们能感受一个孩童从稚气逐渐走向稳健的心路,亦能感知一个家庭从农村逐步靠近城市的进程。细细思量,这何尝不是我们身处这个大